

國學基  
本叢書  
仁山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山 仁

撰祥履金

行發館書印務商

E 一六二二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32223.4)

國學基  
叢書  
仁山集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貳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金履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章

# 仁山集序

宋儒多言性命之學。故兼通經史者。恆不多覩。其或湛深經史。又好爲放言高論。妄逞私臆。與古聖賢相刺謬。則其學不純。而其散見於文者。卒不免後人之訾議。余讀仁山先生集。而有異焉。先生幼慧。父兄授之讀。卽能記誦。比長。深慕濂洛之傳。益自策勵。事同郡王文憲公。文憲好高務異。先生從之。而一軌於正。且私淑何北山。所造益邃。當宋末兵戈四起。攜眷隱萬山中。往往饕殮不繼。抱一編以自娛。絕意進取。元德祐初。詔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會襄樊被圍。上牽制擣虛之策。不戰而圍解。且敘海島之難。易遠近。舟舶所經。歷歷如繪。非章句之儒。所能道其隻字。其著錄者。經有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尙書表注等書。史有通鑑前編。皆寄栖巖阿時著。深足以見聖賢之心。而大足以揭帝王之要。蓋不徒以追逐風月。怡情嘯咏。爲畢生能事已也。嗚呼。先生恬退之風。可以法矣。按我朝四庫書目。先生集六卷。是編雍正朝。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於家。首序者。東陽王崇炳。依明宏治間董道卿大令所編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末附柳文肅所撰行狀。文肅先生高弟子。祇云雜詩文若干卷。而卷數莫考。均非曩日全書。余復重鈐之。俾讀是集者。知先生經史之學。具有根柢。非空談性命者。可等論而齊觀也。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春三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敘。

金華藕塘金太學孔時。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也。平日收錄先生遺書。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既梓而布之矣。又有文集四卷。屬予較訂。予爲之次其編帖。政其訛誤。與其錯簡重出。而更定之。蓋將以次授梓。噫。金氏之子孫多矣。而孔時獨能如此。真不愧仁山賢裔矣。先生文稿凡四種。聚而散散而復聚者。凡數次。其初輯而付之其家者。門人許白雲先生。柳文肅公也。其次購而藏之者。吳禮部也。又其次之萃散補遺而傳之者。東湖董道卿先生也。今於東湖原本之外。搜補遺脫而彙集之者。蘭谿章藜照也。諸先生於仁山。非後裔也。重其文惟恐失之。若家寶然。凡以性命之傳。一脉相貫。不膠而合。劈之不開。視其人如親授。受於一堂。視其文如出之己。所欲言。其護而惜之。若手足之護頭目。噫。觀諸先生如此。況爲仁山之子孫者乎。仁山先生於彌留之際。他事無所囑。惓惓以遺文爲念。則凡爲子孫者。崇其祠。厚其饗。不如傳其文爲繼志之大噫。若孔時者。真可謂能繼志矣。先生之德行。諸先進道之詳且盡。無待復贅。而予居然敍于首簡。非爲先生序。序孔時也。且非但序孔時。凡欲爲五賢之子孫者。皆如孔時。又非但五賢子孫。更有望於葵中之後學。有能如吳禮部董東湖者。各出其貲力。使五先生之文。燦然盡見於一世。是則私心所重望也。一國之人才。猶黍苗也。先賢之緒言。猶和風甘雨也。和風甘雨作于上。則黍苗勃然興起。鐘鏞笙管雜奏並作。則必有起舞而登場者。予老且朽。尙拭目俟之。

仁山集 序

皆雍正辛亥歲孟春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目次

卷一

序

通鑑前編序

通鑑前編後序

尙書表注序

送三蘇君序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玉華葉氏譜序

文

祭北山先生文

再奠北山先生文

祭魯齋先生文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

告魯齋先生諡文

祭何南坡文

奠王敬岩文

祭王立齋先生文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

祭葉養志祖母文

論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三豎論

郊餼論

般人立弟辯

西伯戡黎辯

微子不奔周辯



伯益辯

卷二

講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

孟子性命章解義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命鯀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

王隨先生滅寒氏能帥禹興夏道

伊尹旣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文王演易于姜里

魯侯弟濩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昭王壬寅十四年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處

厲王己未三十七年

周衰自宣王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孔子如蔡

九鼎震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議

文廟祭議

爲師弔服加麻議

卷三

傳

深衣小傳

外傳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書

答葉敬之書

說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自號次農說

行狀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跋

書浮屠可立菴蔔齋記後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書鄭北山帖後代魯齋先王

辭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仁山

目次

仁山集 目次

箴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岩

銘

篆銘經籍

篆老母扇

銘扇

周平之印銘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銘

贊

紀顏自贊

潘默成先生文集敘贊

操

廣箕子操

卷四

詩

壽北山何先生

壽魯齋王先生七十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爲書北山之英四字求跋爲作詩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遊三峯山紀事

遠遊篇壽立齋

題釣臺

龍井

題城南塔院

登嚴州北高峯

輓北山子何子三首

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苦熱和徐山甫韻

和王希夷廬陵觀梅

唐丈命玉潤僧畫金華三洞爲圖幃壽唐母玉潤有詩約和韻

代張起岩和清塘詩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二首

和王妙虛道士

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代簡汪名卿

和陳復之韻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圖詩二首

賀王希夷兄生子

都下會晤姚學林作詩奉勉

後數日姚學林言別用前韻奉送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誕辰時俱在歲寒王先生皆爲之設湯餅寅仲欲往三德

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爲壽作詩以賀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誠出養歸閩旣闕五字令賦詩

送蘇金華辭官歸來

九日書懷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和徐山甫初秋韻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

釋弟

棲真紀勝贈立公二首

壽徐山甫

壽張蘭坡

輓王易岩

輓劉南坡

輓徐居士二首

輓連塘吳孺人

題功父所藏畫卷

術士求詩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贈以詩

遊赤松口占

作深衣小傳王希夷有絕句索和韻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泛免口占

都城留別諸友二首

卽事

咸洎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履祥僭躡無狀輒以梅竹有請於先生撰杖之餘比於運澤遊

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之教之也小詩二闕敢告謁者伏希尊管

梅雨馨懷併唁汪功父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用韻贈別諸友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客嚴陵贈星史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峯

東津旅中招友同遊高峯



遊下靈洞

上靈洞棲真寺聽琴贈立公

奠何先生畢與諸友遊北山

洞山十咏有序

卷五

附錄諸門人行狀輓詩

爲師議服

傳道白雲

仁山遺筆

挽金散翁

許白雲書仁山先生集後

上劉約齋書

又上約齋啓

輓詩二首

唐良瑞濂浴風雅序

仁山集 目次

吳師道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奉安仁山先生神位詩二首

董遵仁山書院記

章贊金仁山先生傳略

徐袍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宋徵士仁山先生言行錄序

董遵奉章廷式先生書

徐用檢仁山先生文集序

章品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董遵題仁山先生文集目錄

仁山先生故宅

仁山先生祠

仁山先生墓

仁山書堂

講道齋芳

書綵衣堂

重樂精舍

行狀

仁山集 目次

一三

#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 通鑑前編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之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攷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丁丑朔序。

##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千九百五十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

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尙書諸經者。爲可考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旣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于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尙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尙書不入。雖曰遵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尙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尙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旨。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于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猶不愈于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于書史上闌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旣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于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旣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于請爵。管仲所以伯。本于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殺尸之後。傳旣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卽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于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

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況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苟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二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輯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于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于道原者耶。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時上章執徐之歲。冬至後序。

### 尙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于秦。火于楚。鉗于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子之壁藏。復露。伏出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說。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

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勸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崑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木。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卒之前。爾履祥。繡閣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伏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晝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授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送三蘇君序

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章。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愚翁先生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然則愚于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之音希矣。傳於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詩也。寥寥乎不可作也。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矣乎。故愚于太古之歸也。爲之歌古佩章。西門子之事也。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曰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亡而春秋作。歷春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于亡。而吾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洩歟。故吾于佩章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尙清虛。風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于會心之歸也。爲之歌晉。

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予復斯。古風之澆斯。今斯離斯。有君子兮。曰予維斯。古書之簡斯。今斯煩斯。有君子兮。曰予還斯。曰夏曰虞。又曰古初。曰唐曰黃。又曰鴻荒。是尙友古之人兮。曰是能古吾之。今兮。適子之館。摯執子之駟兮。曰毋以吾古。東道征兮。

魏詩曰。瓊瓊佩瑜。可以知仁。鏘鏘璫玳。可以知文。瑀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辟。可以知分。有劍斯直。可以思真。絃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章。亦以繼佩。爲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毋然脂韋。敢以爲告。匪以爲譏。

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邁長道。朝旦出東門。落景憩郊藪。行行歸永嘉。采采斑衣好。永嘉勝遊多。晉代



人物眇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理咸中溲。窮達有會通。一本萬殊有。風流非所尙。塵想祇自垢。長歌臨回颺。采菲忘予陋。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盡處。韓昌黎謂凡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間。夫南條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爲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爲漁梁嶺。又自漁梁以北。趨者爲括嶺。由衢婺望之南山也。自括嶺轉而北。趨捲東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爲金華之山。陰陽者流。所謂朝源顧祖者。清淑之氣。鍾爲三洞。古今多賢輩。出于其陽。其山西界激江而止。將止未止之間。而爲洞者有三焉。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石玲瓏清瑩。深不可測。山榮而林秀。石竇雲根之奇。不可爲數。清淑之氣可掬也。是爲神仙之宅。名勝高人。多好遊焉。乃若瑰奇之民。數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間豈能皆隱君子。世不得而聞耶。或謂生才不于山中。而于山之外。其信然耶。不然。何久秘而不發也。近三十年來始得之。則于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爲清麗溫雅之詩。豈非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吾今見之也。然鬱之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泄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于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

玉華葉氏譜序

嘗謂國者家之推。以國則有志。以家則有譜。惟國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偉人所書必多。

令績志可以稱良於天下後世矣。家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孝子慈孫所書必多。奇行義舉。譜可以稱良於一家後世矣。是故周之后稷務畊桑。文武先鏖寡。積之厚也。及卜灑澗東洛澗西。則所據者勝矣。祖孫相繼爲聖君賢相。偉人之多也。歷年八百。至漢初猶聞弦歌之聲。令績之遺也。故志之稱良于天下後世者。惟周爲獨盛。至於家勢雖與國懸殊。其理則一而已。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自其善之積者言之。詩曰。維嶽降靈。勝之據于家也。曰生甫及申。靈斯鍾于人矣。曰匡此王國。則族由以振。至于漢之荀必稱朗陵。唐之張必稱壽張。宋之陳必稱江州者。皆本其所積之厚。而及其所據之勝也。吾蘭玉華葉氏。其先壽昌湖岑人。湖岑譜所載。有諱攀者。仕唐爲左僕射。攀之後諱彥璠者。始自睦遷壽昌之湖岑。按此則湖岑之葉。蓋始於唐。及宋左丞相葉夢得公。序括蒼石林譜。則曰。望以後有諱碩者居壽昌。此則自漢而言。壽昌指湖岑也。葉夢鼎公。序響川烏程譜。則曰。烏程葉氏之祖。自諱尤者。以至于儉。則得于睦州之譜。亦自漢而言。所指睦州。亦湖岑也。獨湖岑譜不及括蒼烏程二族。或者唐以前之譜。今不傳歟。抑別有說歟。及載玉華之葉。則自彥璠翁以後。凡十七世。有諱坤者。與銅關同折于湖岑之新市。贅蘭之玉華。僅三閱世。邱隴阡陌之存于壽者。猶十九焉。信斯言也。則湖岑之譜。舊貫猶可仍也。葉子敬之。乃欲申而緝之。得非以蘭與壽異封。壽旣爲大宗。則蘭當爲別祖。培養灌溉之下。業有亢其宗者出焉。則湖岑之譜。又將由玉華而益有光。且相視如途人之嘆。庶幾可以少免矣。此固敬之之心。要不失爲所積之厚。矧予嘗臨玉華之巔。見其脈從閩中發來。過仙霞。歷三衢以北。諸

山起真武。經紫雲金臺。及過排塘。突爲慈巖。蓄爲衝峯。特擁爲玉華。則巍然瀛西巨鎮矣。居其下者。惟敬之一家。且道降面其前。秀削雲表。歌山環其右。翕衆流而聚之。所據之勝。雖未可擬古之奧區。其在吾鄉。亦可以稱不凡矣。且敬之承世家之後。能自抑降。冀窮濂洛之源。不鄙區區。每從而問津焉。志之卓也。凡鄉里中。惠有可博者。必傾囊以爲之。行之懿也。猶之爲所積之厚。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此則自胙土者言之。敬之有家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夫慶至于有餘。山木之勝。又從而萃聚之。則斯譜之紀載。將來爲敬之發潛德之光。衍不替之慶者。豈特爲湖岑增同姓之國。與石林烏程同其盛而已耶。譜旣成。欲得予言以敘諸首。予與敬之不惟長先一日。且里居相接。又連姻婭。于分義皆不可辭。旣樂承之矣。及按宋史。歐陽永叔。江西廬陵人也。及考崇公卒。葬里之瀧岡。旣貴遷穎。先正短其自居穎後。再無一言及于瀧岡之松楸。湖岑敬之之廬陵也。壽之諸先隴。敬之之瀧岡也。永叔其他可取法者固種種。此則當爲永叔諱者。敬之其念諸。

祭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童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歿關世道之隆污。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俱

眞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採博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于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間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旣殂。口傳耳受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眞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公吾門可也。又有開門而授徒。衆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廈細蘊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若疎。隱然王府之有鈞石。而歸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嗚呼哀哉。履祥等獲供洒掃之役。迭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卽。語悃悃其盡無餘。顧資識之弗強。又探討之不劬。蓋悠悠然特有先生在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咨嗟慟哭。悔昔日求教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眞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以弗渝。尙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紜帶以皇皇。瀝雞絮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愀然其監予。嗚呼哀哉。尙饗。

再奠北山先生文

維咸濟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門人金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于先師。

北山先生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祇言微意。念昔多歧。中師魯翁。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會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懼。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蓋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雖多。媿負師言。閒關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定。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旣沒。我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尙饗。

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維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鼇峰之傳。北山之陽。猗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有一二。徧參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旣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似顏。弘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卽事卽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衆人。日晶霜潔。玉粟金精。內明外齊。閩

門朝廷遇事理。夢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臯比所至。鳶魚高深。孰是人斯。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偏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矜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謬愆。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殮蔬。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其卒業。遠遊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微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聞淵冰。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則。儼其如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侑奠以辭。監我哀恫。嗚呼哀哉。尙饗。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次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等。請以清酌庶羞。敬祖奠于先師魯齋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天其以殿斯文之傳也歟。而吾益有感於世道之變也。蓋其稟剛大之氣。高明之資。固一世之偉人。寧百年之幾見也。方其抱膝長嘯。熟窺天下之大勢。南北之治亂。議將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如建瓴之便也。惜也。而不獲用于寶紹端平之旦也。及其中年。斂邁世之豪。慕曾子之貫。窮格事物。會一於萬。勇詣旁搜。巨細無間。意其經世綜物。必雷行而日煥也。迨其晚年。德成而詣精。養至而仁慣。有不動聲色。而措諸事業。有潛移而默轉者。然慨其憂世之心。已不勝悠然樂天之分矣。雖譽望之日高。

與羣公之交薦于先生了無與焉。獨可憐夫倍者之尼與忌者之訕也。肆今天子之訪落。視見大夫而若憾之。疇咨於公府。起先生以講勸。而不知翛然長往。已不疾而夢奠也。嗚呼。望其人如泰山之巖巖。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也。讀其書如日月之爲光。雷霆之爲威。如霜風之爲勁也。孰爲天地之至寶。而終藏深山大澤之畔也。吁。此吾所以深嗟痛哭。有感於世道之變也。歟。然自朱黃之日遐。屬北山其浸遠。歸然靈光之獨存。耿晨杓其明峻。天以爲斯文之殿矣。何一朝而遽殞邪。噫。是迨未可以近論也。蓋自儒先猶有未竟之言。而近年浸有不一之見。先生執明睿之高標。以義理而剛斷。開圖書之妙機。辨風雅之淫竄。析羣言之糾紛。分諸書之經傳。信大業之規模。駭里耳之聞聽。聖賢復起。不易吾言。又安知其非天之所建也。嗚呼。遠矣。始自某之登門。繼率朋從而旅見。涵歲寒之清幽。耳濡目浹之觀感。蓋均蒙追琢之盛心。亦俱恨卒業之猶欠也。今也先生不可復見矣。曾日月之幾何。又靈車之將發也。茲諸生之畢來。敬祖庭以侑奠。非敢獨哭其私。而於世道斯文。爲是慟哭而永嘆也。悠悠斯世。知德鮮矣。惟神魄之陟格。尙回翔其一監也。嗚呼。哀哉。尙饗。

奉焚黃告魯齋文

維德祐元年七月庚午朔。越十日戊子。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特贈承事王公之靈。朝廷以外患孔棘。叛降接踵。棄君親而遁者。雖宰執侍從。自負軀強。或不免焉。是謂正學之故。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回世道而不可復作。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

數次第舉矣。諸公以某逮事先生，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厲之意，尙欲受之。謹告。

### 告魯齋先生諡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辛亥，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于故贈承事魯齋先生文憲王公。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據其德，歿有諡以表其行，是皆命于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而不誅長，賤而不得誅，貴諸侯不得私爲諡。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諡矣。然卿大夫之諡，猶命于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子，貢猶譏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見用，爵或不稱德，于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諡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德曜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諡之，而溫公以爲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義，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惟先生稟剛明高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真傳的緒，高視旁通，其功力宏拓，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弊立度，雖道足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淳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詔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野惜之，于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等，列請于朝，乞諡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諡。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諡。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諡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諡先生曰憲，事上得可以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生有累命之爵，故諡告卽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誥贈先下，又以一字之諡，乃七先生節之一例，而文公師生上自



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諡。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盡衆美也。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告詞。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頒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阽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爾以後十餘年。故舊凋零。生徒散佚。大懼某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鬱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諡其師。初非有待于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諡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諡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遠無斁。惟先生之神。尙歆受之。敢告。

祭何南坡文北山先生之兄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後學金履祥。偕張必大。童僭。金麟。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漕元居士南坡何公之靈。嗚呼。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盤溪之濱。願願兩公。翼翼典型。勉齋遺言。被於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邱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悶。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執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墳篋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表表北山。道脈攸傳。有公與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有聯銘旌。令德壽終。於公奚憾。儀型俱隔。茲之永嘆。奉禮以奠。寫哀以辭。不亡者存。其尙監茲。嗚呼哀哉尙饗。

奠王敬岩文

維咸淳五年歲在己巳七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子里學生金履祥謹以香燭湯茶之奠昭告於宋故都運觀使敷文卿侍敬岩先生王公之靈曰昔在孝宗相維魯公於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辭正誼警諸春秋責賢者備世莫此知曰盾曰矛數十年來公議悠悠惟敬岩公秉資超卓魯公之孫朱子之學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昭融公在薦紳力行所學凜凜直清蹇蹇諤諤越在外服麾節煌煌所至政聲明敏剛方嚴陵之政士信民服江東之政家尸戶祝終其愈偉不畏于強匪狐匪鼠孰敢予抗風波畏途天日有赫詔公辭行佚公祠秩風木未盡壑舟已移如何不淑而止於斯今茲之年名賢多墜豈歲龍蛇抑邦殄瘁我從魯齋遂交思誠實推實引以登公門一見而異再見而器屢見益奇誨語諄至公實知我我豈敢求匪勢匪利淡以綱繆中更糾紛遂疎左右豈不懷公畏我罪疚今公之薨永隔儀刑感公之知懷不能瘖哭公以辭匪有雞絮哭公匪私亦世之故嗚呼哀哉尙饗

祭王立齋先生文

維咸淳三年十月甲寅朔越十七日後學金履祥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敢昭告于有宋善士立齋先生王公之靈嗚呼大學重關誠意爲要過此則人不然則盜允惟吾邦濟濟宗師公在其間是友是資純直不疵其生也誠惟實剛方伊學之正少始就傳博覽羣書如誦己言如駕輕車長爲文章高邁流俗不屑舉子亦遜世祿溫潤古雅詩人之風非楚而楚詞韻春容間爲詩歌驅馳晉魏詣理之言騷選所媿自處以介忠爲人謀父兄朋友交挾以遊在廷在外吳越荆楚南閩北江慨今弔古自得無欲故能囂囂抑豈好

遊國家之憂。昔在淵明。宰輔之世。雖仕不顯。始終無貳。公之家世。與國同休。苟利社稷。豈間顯幽。遨遊其間。議論所及。忠君利民。濟時之急。既盡其實。則避其名。實則在己。名則在人。凡此所述。文學德操。皆公之庸。人已難到。惟其此心。不媿屋漏。隱所獨爲。顯可人告。言行相顧。表裏無殊。心廣體胖。誠意之符。聖賢此關。亦既越止。天假之年。尙究極止。云胡一疾。荏苒三年。右緩左弱。不廢討研。一朝不寧。至此不淑。道日已孤。人如可贖。我實徧參。名宿儒宗。既友公子。是獲遊從。深衣朝行。擁衾夜語。不彼不疑。靡懷不吐。受用之要。心事之微。凡所見聞。悉以語之。善則與之。不善拒之。於諸公間。亦或譽之。顧我何人。而能得此。今公之終。何日忘止。賦竹之原。思泉在東。公其奚憾。一誠始終。前輩熒熒。後學貿貿。侑奠以辭。匪私是悼。嗚呼哀哉。尙饗。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維咸淳四年歲次戊辰。冬十有一月戊申朔。越九日丙辰。曾孫夢章。偕孝德。孝脩。理履祥。麟椿。攀龍。會龍。登子文。友端等。敢昭告於顯曾祖。純孝先生。八行金公。曰。九府君。惟公誠孝純篤。感通神明。德行昭著。聲聞朝廷。帝用嘉之。存恤有旨。賢牧對揚。表厥宅里。名之純孝。以華其德。今九十年。流風日長。鄉寓之公。大夫君子。考據圖經。謂宜通祀。翼翼蘭侯。是采是咨。謂爾子孫。未幹崇祠。斲珉作主。侯表其額。其傳執書。何子所筆。願順祠祐。表表名琮。維日迎長。立於學宮。有來瞻者。肅然興起。惟孝惟忠。人心天理。曾孫奉奠。以妥先靈。惟公之神。尙其鑒臨。尙饗。

嗚呼哀哉。元氣化生。所受不一。長短殊壽。何可致詰。人孰無死。所痛維殤。人孰無殤。所係或長。奕奕誠求。三世文獻。孰其承之。保則一綫。筑筑重闈。子子偏慈。孰其奉之。保則是依。昊天孔仁。哀此筑獨。存此一脈。庶幾有屬。既曰存只。曷又亡只。命之短矣。維其傷矣。維此文獻。曷其有續。維此重闈。曷爲有託。言念崇墉。永思其終。孰不永嘆。矧其朋從。維子王子。聿念厥義。矜此外孫。欲玉汝器。俾我二人。更誦所聞。式習庶幾。克慰所承。去臆之窮。貼危一疾。今喜有瘳。舊聞來釋。翼翼孜孜。左右進趨。再夕不寧。而缺亟塗。嗚呼哀哉。斯意孤矣。斯人已矣。具言思之。涕其殞矣。梓溪之原。有崇斯阡。從爾皇考。行矣罔憾。追念遊從。始終三載。緘辭一奠。愧弗躬酌。歿壽不貳。生死一原。尙其知之。維以永安。嗚呼哀哉。

祭葉養志祖母文

維丁酉之歲。季冬己未朔。前聘士金履祥。遣人以雞絮之奠。昭祭于賢惠南陽葉夫人唐氏之靈。告之曰。若稽安定。搜揚令淑。上繼彤管。爲賢惠錄。寅維夫人。賦性淳穆。克孝于親。作嬪名族。相其夫君。內和外肅。訓教諸子。義方庠塾。中更事故。轉徙屯遭。贊夫以義。收死贖遷。羣從子女。既友既閑。有教有歸。各報其天。粵自嫠憂。再歷艱難。儉以足用。奉祀周旋。卒全其家。三世名範。諸孤森森。力學脩踐。施及外氏。存亡續斷。迨茲令終。終始無玷。考卜祔隧。瑩兆無遠。諸孤謂予。書其蓋篆。載維諸孤。從我甘春。來往名門。懿範熟聞。慈順曰惠。貞良曰賢。慎考前錄。敬表幽閒。書曰賢惠。誰云不然。忍聞詰朝。丹旒有翩。逝將勸防。虞祔而還。

疾病纏縈。風雪繽紛。緘詞一奠。用表微忱。嗚呼哀哉尙饗。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史稱黃帝之曾孫馨。馨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蟠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舜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卽受終於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卽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堯。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

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魯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在非丹朱子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 三監論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爲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兩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旣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

者周公可以取之。己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嫉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畔。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亂。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己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子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

叔而可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 郊緜論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饗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固自郊緜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饗。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緜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著。天子之事守也。

### 殷人立弟辯

大紀論曰。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勦力創業。



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般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尊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般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矣。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記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本文亂而爭奪起一語。可爲後世定冊法。

西伯戡黎辯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文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

之役。文王豈遂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謂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耑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輪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兵攻於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紂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涓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又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

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而囚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 伯益辯

伯益卽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高，臯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繇之爲鮪，鮪之爲備，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史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龍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高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臯陶，倕不得爲垂，繇不得爲鮪，他如仲卼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羿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

之謬如此者多。不惟鉞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辯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伯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禹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二

復其見天地之心

（原缺三六行每行二〇字計七二〇字）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見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才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於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信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質馳驅。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固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又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多。此正天地

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卽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汨於動而不能靜之故。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

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說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者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爲大壯之動。以及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此宮旣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旣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旣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師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旣廢而復明。國勢旣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於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

孟子性命章解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于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

其貧賤富貴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賤富貴。然纔有貧富賤貴。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富貴賤。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發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自至義之於君臣也。自盡禮之於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焉。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避。聖人而得位得名得祿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其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遇于事。各有不同。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



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

目之於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耶。曰。目之於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履祥按。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臣。固皆舊德。其才無出鯀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違衆。易於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復言。訖潰於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

命鯀子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按。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万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

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又按經稱湮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然則鯀之治水也。湮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效。以此後之治水者。可以鑒矣。

###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魯齋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

庶證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衡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保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繫。至不輕也。其中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於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敍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履祥按。自五帝以來。聖賢相承。至啓亦賢。太康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特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矣。○又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雖有太康不善繼之君。然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與後世不同。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陰雲雨霾。而不害其爲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爲夜。此古今之分也。

王隨先王滅寒氏。能帥禹興夏道。

帝杼少康子

履祥按。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王。后杼遭家未競。與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卽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況以英氣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

伊尹旣復政。將告歸。乃陳戒於王。咸有一德。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卽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卽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迺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臬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分。常卽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

與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功。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於克一。則一德所以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大小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一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西伯演易於姜里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謂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爲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則有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坤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恆。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可復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美里。樂天。憂世。以己及物。憂慮夫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途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措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係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居西。至於北。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圖天地十居中。而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尅。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

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象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象而不象。則是揲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象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一卦爲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

嬖之勿用可知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於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尾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辭。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云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淺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考焉。

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昭王壬寅十四年。

履祥按。弑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



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麇周厲王己未三十七年

履祥按。周自夷王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麇。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燦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

周衰自宣王始

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燦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音嫡。按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王愛戲。立爲太子。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至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爲無謂矣。○又按。宣王又以畿內地封鄭。而地分力弱。歷幽平桓三世。交質交惡。而射王中肩焉。衰自此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於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

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卻狄而南帖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卻狄也。緩而帖荆也。僅。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邱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伯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致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履祥按。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宰孔早已窺之。而料其終亂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履祥按。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於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圖霸猶有此。後世併比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于墓一譎。分曹畀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曳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顛頡。祁曠。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

又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事治也。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歟。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去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將之楚矣。聖人毋固毋必。故爲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爲

九鼎震成烈王二  
十有三年

履祥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要也。左氏終於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敘紀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 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妥。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拾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 爲師弔服加麻議

謹按、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俗之服爲服。布欄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

上者皆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用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其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弔服也。其制今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宜用古庶人之服。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冕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今深衣之布。以苧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父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今失其制。以帛代之可也。帛則何以加絰。曰。士冠。其吉玄冠也。色玄。五梁。左掩右。其非吉則素冠也。色白。三梁。而右掩左。今用素冠加絰于內。而生絹單帛加于外可也。加絰于冠。古也。而外用帛則又俗。如之何。曰。用古之禮。而不駭今之俗。亦以代幅巾云爾。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總服之經。經之小者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總服之帶。亦布之細者也。今用細苧可也。然則用深衣則何履。曰。古有弔服而無弔履。深衣方履。古也。然古之方履。非獨爲深衣也。凡履皆方也。今之履。凡履皆員也。今之君子。其服深衣。履從其俗者多矣。方履可也。從俗履亦可也。履祥謹議。

是時咸淳戊辰十有二月十有九日。子何子卒。魯齋先生曰。北山先生當世之巨人也。四方之觀瞻係焉。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布欄今之總服。涼衫前輩之燕服。是皆不可。子其思之。且

問諸伯誠時履祥匆匆奔赴皆不暇帶書以往于是就子何子之齋假禮書焉一時哀感不暇詳考亦不敢久出何子之遺書亟納之而往伯誠子之家問焉伯誠子相見慟哭而其說則不以爲然曰北山不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爲吾輩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帛如常庶可表此心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今朋友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某念無以復命于魯齋先生故一時草此議以反命無可考訂亦不暇考也旣而汪功父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某謂玄冠不以帛雖加絹武而乃無首絰不若素冠而加絰布帶則不必絰可也而魯齋先生約日成服不受是說旣成服某請問焉曰素委貌者委貌之注以爲委武也則是素武也士弔服疑衰卽深衣也疑衰者擬于衰也總麻之布十有四升而深衣之布十五升是十四升爲總麻而深衣之布擬之也深衣素純則爲長衣麻純則爲麻衣詩所謂麻衣如雪者也二者皆非深衣也故今不從其純某蓋已有考伯誠不俱來成服是恥與吾人黨乎履祥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



深衣小傳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要縫半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衽當旁。續衽鉤邊。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  
詘之及肘。袷尺二寸。制十有二幅。齊如權衡。負繩及踝。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  
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井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  
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傳  
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  
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  
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  
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外傳

深衣者。先王燕暇深居之服也。衣之朝者。謂之朝服。祭者。謂之祭衣。燕閒居之服。則謂之深衣。古者上衣  
下裳。以爲服。而連衣裳爲深衣。完且便焉。故有虞氏以爲燕衣。三代用之。周諸侯大夫士。朝朝服而朝。而



深衣以夕。庶人吉服之盛也。周衰禮廢。後世失之矣。深衣之服。製用布。古者深衣之布。十有五升。則幅之縷。凡千有二百。今無之。取其細者可也。度用指尺。稱人體也。有體有短長。而指尺如之。自然之數也。不以指尺。則度不應數。長短不稱於體。指尺之法。各以其人左手。中指直取之。上下節文之間。以其中之長爲寸之長。曲取之。屈其指兩節文之端。度其中爲寸。亦如之。積寸十以爲尺。衣全四幅。幅之廣。凡尺有八寸。以布二幅中屈之。不裁其腋。其前幅領裾之邊。餘二寸。不屬於裳。裳十有二幅。以布六幅交裂之。一殺而上。一殺而下。其端一廣一狹爲要。上屬於衣。而下廣爲齊。衣全幅一。則裳狹幅之三屬焉。狹之度六寸。積十有二。則七尺有二寸。廣之度尺有二寸。積十有二。亦丈四尺有四寸。此其大約也。然衣前有領。且前裾疊而後裾展。故裳之幅。前廣于後。則領後狹於前。則不餘幅。邊之直合以爲製。則其直應繩。以袷之長爲身之長。古者上衣率二尺二寸。裳如其人。約餘四尺。故短不見膚。長不被土。袂屬於衣。袷可以運肘。袂之本其徑二尺有二寸。今加之可也。微廣而圓殺。此爲袂之徑。尺有二寸。行舉手而應規。其長三尺有六寸。則反詘之。及肘。裳之兩旁。連屬縫之。前後之幅不殊也。謂之續衽。右邊交而左。左邊交而右。左右交鈎。謂之鈎邊。或曰。幅之邊交鈎縫之。則表裏如一也。謂之鈎邊。衣領之交。其袷如矩。以抱方也。帶。下當脾。則窘步。上當脇。則不容。恰當腰圍之。結於前。重繚而下垂之。爲紳。紳者言其屈而重之也。紳之長齊其裳。用組五采。約帶之結。餘則垂之。長齊其紳。紳垂三尺。則組之長六尺有三寸。三寸以并紐約。而垂各三尺。與紳齊焉。凡帶。古者大夫四寸。士二寸。今皆博四寸。古者士以下皆禪。而今夾縫之。古者天子以素而朱裏。諸

侯大夫以素士以練居士以錦弟子以縞而今以白繒其飾之也古者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縞而今之色視純或飾以緇古之士帶也古者天子諸侯終裨之大夫裨垂士下裨今有爵者通飾之古諸侯之帶也無爵者飾其紳古大夫之帶也其長古者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今與裳齊禮從宜而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純具父母大父母以續具父母以青領表裏皆二寸祛邊齊表裏皆一寸有半今純以黑色之便也具慶者如古純可也君子曰取義之多乎其惟深衣乎衣之全以象天也裳之博也以象地也袷之矩也以正義也袂之規也以容仁也背之純以中直也下齊之權衡以行平也故深衣者規矩準繩之服也服其服必思蹈其理焉是以君子清純以律天博厚以律地仁義以法規矩直其政以法繩平其行以法權衡故詩曰服之無斃又曰緇衣之宜兮小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之謂也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府君諱景文字唐佐邑之望雲鄉桐山人也少有大志力學慕義不求聞達與配包氏竭誠事上甘旨親承其大父患噎不療公殫篋寶效流俗人之見裝佛像虔禱而幸得瘳母病嘗侍床褥毀瘠骨立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哀則多方以致其樂怒則率妻跪而受責晝夜不敢入私室必得其歡心而後已父忽患疽外茄內瓜痛楚無奈法宜刀圭鍼砭公弗忍日以口就吮其膿血惟齋禱祈天乞以身代父疾愈而公罹恙經旬亦痊人以爲天祐孝子母葬廬其右夜見天光下燭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茹潔誦梵鳥鼠繞

聽其傍。無怖狀。風雹環四隣。獨不入其舍境。鄉人遇旱。曰。旱毋苦。金公禱必雨。隨禱隨應。時人謂之孝子。雨。郡守李椿。以公事狀聞。詔依例存恤。酒熙六年。會朝旨勸承義役。公首割膏腴。命子煒總成之。然人信公者篤。不踰月而事集。郡守韓元吉。更其鄉曰純孝里。爲循義云。爰作小傳。以備他日輶軒之採。

答葉敬之書

不相晤者。脩二月餘。室邇人遠。懷思更切切也。茲承手教。下問曰。堯以天下與舜。于舜則終陟元后矣。如丹朱之難。爲情何。予曰。善哉問也。蓋堯以天下爲心者。故視天下皆吾子也。何親疎耶。樂以天下與舜。冀以安天下也。曾何擇于舜與丹朱耶。又何丹朱之難。爲情而是顧耶。故曰。堯之心。天之心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知堯之深者也。曰。至舜之禪禹。或者其踐堯之迹乎。不屑堯獨。豪其舉于天下。後世乎。曰。商均果勝禹耶。則舜不免爲踐跡。爲妬堯。苟不如禹。則舜之心。卽堯之心也。堯視天下之人。皆吾子。則舜視天下之人。亦皆吾子也。苟可以安天下者。胥而遷之矣。曾何擇于禹與商均耶。孔子曰。重華協于帝。則堯與舜皆天矣。曰。然則先儒何以曰。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予曰。善言天道者。以人事是。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行天道也。則敬授人時者。非人道而何。天與人一也。舜敍百揆。行人道也。則烈風雷雨勿迷者。非天道而何。人與天一也。曰。堯舜之禪受。則旣聞命矣。若湯之放桀。亦爲天下除殘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惜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人心猶若有未歸者。曰。商人以穡事爲念。一人之私心也。天下之公心也。湯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猶不免有斷德於天下者。遭天下之不

正萬邦。次言夏王有罪。帝用不威。是天意舍夏。湯可以仰無愧于天矣。又言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攸徂之民。相慶後至。是人心去夏而歸湯。湯可以俯無忤于人矣。然湯之所以不寧如此者。不忘戒懼之心也。故雖撫有天下。猶誕告于四方。惟恐獲戾于上下。凜凜然若隕于深淵。由湯此言而觀之。則人心之難得。更有甚于天意者。在湯且然而況去湯萬萬者乎。曰。湯之放桀。有從而不然之者。特有夏之細民耳。至于武王伐紂。則伯夷叔齊乃古之賢人也。亦嘗被紂之虐者。不先商人迎之。則義矣。何至叩馬而諫。及天下宗周。恥不食其粟。遂飢餓而死。果不知紂之有道。烈于水火耶。抑知而不欲民避之耶。予曰。武王將天命。易昏以明。使四海之赤子。脫陷穽而就枕席。孔子于數百載之後。稱之曰。盡美者。悲商末之民窮也。夷齊生于其時。目擊其流毒海內。豈不知紂之當伐耶。其心以爲臣之伐君。道之甚逆者也。君至紂固當伐。臣至武王固可伐。後有亂賊之臣。借之以爲口實。乃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時無一人非之者。則臣之伐君。乃聖人所常行之事。其于篡奪。必多有之。故於武王仗鉞之初。夷齊叩馬陳諫。所以明君臣之大分也。至不從。則又恥而去之。必餓死不悔。蓋志在殺身以弭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況去武王萬萬者乎。則所以如夷齊之非之者。又當何如。雖有篡奪之志。必潛消而不敢竊發矣。夷齊之本心也。初非真以武王爲非。此商周交代之大閑。正易所謂革之時。義大矣哉。者。前輩論之固詳。茲因敬之之問。而更悉之。冀敬之自得之。復申其說于同志之士。愆意仍欲起堯終東周。按書典



趨從役則毋過家一人其餘以爲羨卒又每車有餘子二十五人乃所帶羨卒子弟臣妾之類以備新制負糞之役者夫八十家而出一乘八萬家而出千乘此百里之田所以爲千乘之國也或曰古者一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一十二家始出長轂一乘魯作丘甲使六十井一百二十八家出之春秋譏其重賦而今曰十井十家出一乘不亦萬乎曰不然古人用民不盡民力如大國三軍每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僅用夫家之半耳而古人用軍亦不盡軍力故每調兵賦則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而起七十五人併餘子二十五人耳大約三分其軍而調其一七分其夫家而起其一十二分其民數而役其一所以惜民力亦以備更役也然則封建之法孟子以田里言之周禮合土田山川附庸言之也車乘之制所謂諸侯千乘者以地力夫家言所謂甸出一乘以用兵征調言之也秋夜因朋友異同之間筆其大槩如此至於制數之詳則未暇考云

### 自號次農說

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維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之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也然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居與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

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去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家。謂君心可正。公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一。夷狄可屏也。而非有庠以養之。非有卿大夫以與之。羣試有司。類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副字儷語。謂之程文。少有振奮。則有司劾之。以爲非度。予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爲有志未遇。責予者以爲未能忘祿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祿仕。亦勢也。使予得百畝之田而耕之。予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夫之目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顏子猶有簞食瓢飲。足以事育。安知千載之下。其貧又有甚於顏子者。予也。上無可官之祿。下無可植之畝。進無代耕之人。退無歸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自食其力。則無地。不然。予何求哉。予嘗欲於桐山之下。晏原之間。爲舍八楹。擬古二畝半之宅。求田三十三畝。有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灌高。擬古遂畎。予負笠而荷蓀。深畊而力耘。畜雞種蔬。上養下教。間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顧天子清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忘私以爲公。使時和歲豐。穡事不擾。則予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爲上農夫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中次。亦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有宋景定甲子。次農金履祥吉父記。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兄諱彌高。字與瞻。姓金氏。始出三衢之劉。十一世祖。徙于婺之蘭谿。擇桐山之下居焉。世有隱德。以詩禮相傳。五世祖諱明伴。紹興初。以耆行賜爵。族會祖景文。以孝行聞於朝。遂旌其居之鄉。爲純孝。曾祖諱天

鄉早夭會祖妣唐氏少寡喜讀書清苦守家讓子孫尤嚴切詩書之緒遂以振祖諱世臣祖妣黃氏父夢  
先是爲桐陽散翁母童氏兄蓋仲子也兄生于紹定戊子十有一月甲戌性淳慤仁厚數歲就學穎悟日  
進先生長者異之命之聯詩曰勸業歸卿手卽拱手而對曰讀書養我心聞者驚歎以學識期之比長學  
不暫輟讀聖人之經常欲體之躬行之實凡一舉動輒引經爲據而後爲之非止爲口耳之資辭藻之計  
而已也兄止事親至孝承顏養志朝夕惟謹無一節少懈二親以是老佚饗歡每得于人遊于市苟一物  
之旨脆斬以饑親雖遠或飢渴不以自嘗及壯家貧子女之累且漸重兄不牽于私不以私財自有究其  
所行古所謂一出言不敢忘親一飲食不敢忘親者兄真以之兄之事長最爲悌順雖遇嚴急亦能回其  
歡心有事勤焉雖勞不憚教諸弟自句讀至能文其勤不倦族姻之交寧過于厚而無不及者朋遊以實  
相與久而不狎平居終日未嘗見其愠厲之色人視之愿者也然義所當爲輒奮不顧俗鄉黨閭里聞其  
賢爭羅而致之子弟從之學者咸不嚴而化兄之學始務弘博淳祐辛亥遂縈微恙爾後一以理義之學  
自涵泳程朱子之書不釋于前加之誦數精熟編摩勤整討論簡密而文辭詳贍所到日且益深假令兄  
博交遠遊則其學行當表表人耳目顧積厚薄發無一毫務外爲人之意是真古之學者矣寶祐丁巳之  
春感寒自利醫復誤之腹益急醫復灼之未更醫復下之遂不起矣嗚呼傷哉兄之病也語言雅正恐傷  
親之意惟以溘先朝露爲不孝以學道未成爲憂且勉諸弟以學而無一語及妻孥之私者至病革猶口  
誦周易韓退之詩頃之誦曹太尉內宴應制之詩語訖而逝蓋是年四月三日也世衰俗薄忠信之資而



能學者少。年焉而務實行者益尤少也。如兄兼之而壽命不長。享年三十。死之日。聞之者無少長貴賤。莫不咨嗟涕洟者。傳曰。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斯言也。惟兄足以當之矣。兄娶唐氏。男一人。濟孫。女三人。皆幼。曰存者。後兄之歿。二月始生。後五年景定辛酉。始克下。以十月己酉。葬于桐湖山之原。前期。散翁命二子曰。嗚呼。仲子之孝。與其學行之實。人皆信之。吾慮其無以傳于世。遂以湮淪。魯齋子王子。立言君子也。仲子將受業焉而歿。不果。惟爾履祥及爾麟。皆供洒掃于門。其往請銘。庶斯子也。死且不朽。夫表微闡幽。爲善者勸。君子之責也。夫子必樂書焉。爾往請之。履祥謹敘其實。以請。謹狀。

書浮屠可立蒼蘊齋記後

蒼蘊、夷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書。以爲縱其有同。吾道自足。況其不同。大儒君子且辭而闕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蒼蘊之說。予蓋懵焉。佛者翠竹黃花之語。先生夫子亦亟稱之。因物喻理。彼亦各有得也。雪庵可立上人。以蒼蘊名齋。自爲之說。予舊友何君師文。爲跋其後。暇日。何公權冕。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請予書其左。可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間俊遊爲少。予蓋屢嘆之。故不辭而爲之書。景定甲子。良月望日。書。

魯齋先生文集目錄題

右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文集。今所編次其第錄如上。初。公之大父煥章公。與朱張呂三先生爲友。父仙都。

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公天資超卓。未及接聞淵源之論。而早孤年長。以壯詞稱譽。學不足爲也。而更爲文章偶儷之文。又以偶儷之文不足爲也。而從學于古文詩律之學。工力所到。隨習輒精。今存于長嘯醉語者。蓋存而未盡去也。公適不謂然。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攸間從擣堂先生劉公。船山先生楊公。克齋先生陳公。考問朱門傳授之端。而于楊公得聞北山何子恭父之名。于是尋訪盤溪之上。盡棄所學而學焉。黜浮就實。攻堅研深。間因述所考編。求以訂証。謂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于正。自是以來。一年一集。以自考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粗。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稿。其後類述。做此甲辰稿二十五卷。甲寅稿二十五卷。甲子稿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論語衍義七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辨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太極衍義一卷。其餘編另集。不在此類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爲。著述前後。則見于日記。履祥又嘗集公與北山先生來往問答之詞。爲私淑編。咸淳甲戌七月九日。公歿。書藏于家。後又分藏他所。丙子以後。散失幾亡。履祥切念自瀆。祐乙酉。得侍函丈。自是以來。無日不陪書冊。几杖之右。凡有詩歌。聞得次和。及有論著。首得披觀。故于諸書。具得本末。一時多事。不料散逸。比年以來。收訪哀錄。未之得全。迨己丑庚寅之間。天相斯文。募得諸稿之全。其他著述。雖間逸亡。而未盡喪也。于是與同門之士。相與紬繹諸稿。各以類聚。其他雜著。卷帙少者。用朱子大全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亦俱有答語。與履祥所集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之例。別爲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爲夫子一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嘗刊于

天台而未盡聞其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圖有書。自易大傳以後。書存而圖亡。公嘗因先天圖之出。與太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編入云。

題潘默成君三戒文磨鏡帖後

孟子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於默成潘公之風。亦重有感於斯焉。蓋公之志節。剛毅不可犯。其著於言語文墨者。真若斷金漱石。以履祥之昏老頑鈍。每一讀。輒一奮勵。猶有平日不自揣量之心。況方來有志之士。且百於我者。其感慨激烈。當何如也。世多言託於金石者。可以不朽。公之三戒文。磨鏡帖。刊於東陽道院。於永嘉。於八桂。於義陵。蓋非一處。亦非止一二帖。而東陽道院者。已毀漫不復存。其他碑厄。蓋可知矣。而公之夙志。久而益振。賴有國史文集。與朱子序文。千載不磨。則有非碑之所能盡者。公之來孫。於東陽叔。哀集諸家墨碑。整褫成集。以視當世名流。見者心肅。髮上指。使君子之澤。再新於五世之後。則其遺風之興起。可期於百世之餘也。嗚呼。肆哉。

書鄭北山帖後代魯齋先生

故資政北山鄭公。其言議在文集。其行事之偉。在史傳。鄉里耆俊。獨多能誦其遺文。而吾氏於公家。復有世睦。以故所聞爲尤多。今又得見公之遺帙。於其元孫某。皆與其義敬之書也。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某獨謂公之勳業。百未一試。今讀公之帖。見其辭氣。間無一毫自愜者。而尤信也。何者。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次則蜀漢。可以入關中也。自關中而舉山東。周秦漢唐咸以之。自蜀漢入關中。漢王之

收巴蜀。定三秦。正用此也。方寇之歸。我關河也。朝廷以公招撫京陝。由潼關入關。謂人有觀其守要善權形便者。謂寇覺且復取矣。時公爲其屬。聞之。擊節亟請於朝。重爲保關陝之計。此恢復之第一籌也。公言不用。而其事卒驗。及公之使西川也。時權奸又決計事。嘗割地辱國。而公獨爭險隘。肅號令。營關外之田。以計軍實。使一旦得便而爲之。出關陝也。如探囊耳。此恢復之第二籌也。權奸忌之。罷公於蜀。尋以罪去。失此二籌。遺憾大矣。而顧區區以保蜀爲功。至前時入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子朱子嘗致嘆之。今讀公帖。亦復有田渭濱省水運之事。因有感焉。而書其後如此。北望中州。如隔宇宙。而巖巖坤維。亦爲墟矣。後之君子。必有嘆公之功不遂。而悲予之所以書者於戲。咸淳丁卯二月初吉書。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歸去來兮。先生何庸歸。豈陋邦之難仕。緊當路之無知。抑直道之難行。伊民命之蕭斯。旣歸興之方浩。寧挽留之非癡。薄宦情於秋光。審去就於先時。覽盈虛其如彼。嘆奔走以奚爲。歸去來兮。車班班而將駕。旆悠悠以先馳。轅欲東而或挽。輪將發而或支。謂單父之爲政。寧有民之忍欺。障貧賤之橫決。非夫子其爲誰。彼椎肌之未息。此鼓琴之已希。胡爲乎忘百里之命。翔千仞之輝。嗟夫君之去此。是吾民之數奇。將焦熬之益熱。見百里之馨垂。吏婞婞以實怨。民盼盼而觀頤。歸去來兮。先生毋庸歸。聖賢無必不爲之意。而天下未嘗無不可爲之幾。觀廉直之得民如此。則公道之未泯奚疑。胡不舒南溟之雲翼。活東海之波魚。移松菊之清歡。爲黔黎之愉快。其毋以蘭芝爲糧。毋以椰瓢爲扈。毋以猿鶴爲伍。而與斯人爲辭。不然五

柳先生幾於閉關。毋遺王河汾之笑。嚙。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岩

維元祀。天子以王公守越帥。浙東庶士金履祥。效揚雄州箴。作越州箴以獻。詞曰。  
源源浙流。東南之紀。自浙而東。首衢角尾。至於海邦。莫不來求。越惟郡。曾方伯元侯。帝命侯相。作鎮于越。  
帥東諸侯。銅符虎節。巍巍會稽。神禹所藏。世祚綿綿。以表東方。皇皇吳京。此惟畿輔。右挾左翼。以寬東顧。  
維越之民。今瘠不肥。維爾元侯。撫其瘡痍。維越之支。兵慮不備。維爾方伯。師干之試。翼翼元侯。其子我民。  
毋若秦人。匪感匪欣。屹屹方伯。東方是保。治斯裘揭。亂亦瀾倒。勿敏爲明。勿異爲奇。庶士小子。敢告誦詩。  
篆銘經籍

篆老母扇

奕奕桐陽。穆穆北堂。清風其長。旣壽且昌。

銘扇

維九祀。夏四月。帝命臣箴。賜爾清風。以播於爾躬。以毋慍於爾衷。敢拜手奉揚。其尙施於庶民。亦惟帝之功。

周平之印銘

后稷受民古公岐陽至於文武是興周邦八百歷年源深流長以國爲姓作賓後王子孫千億永世其昌  
實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銘

於乎曹魏漢之泥羿曾是遺甕猶爲世所貴匪貴爾物蓋有感於廢興存亡之意

### 紀顏自贊

景定辛酉之春桐陽叔子肖其容而爲之贊贊之爲言佐也佐爾弗及非以自誦也詞曰

幼爾冥行長爾及更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矯而輕以重而敦爾警而慵以敏而勤爾謹而獨以養而存  
爾戒而弱以毅以弘肅爾威儀維敬之門視爾踐修維德之成小子識之毋忝爾所生

### 潘默成先生文集序贊

默成之文斬釘截鐵朱子序之河傾川決沙隨名筆詎論工拙伏讀仰瞻如火烈烈字字言言玉璜金玦  
寶祐而降公卿跋章文斂鋒鏑附中掩剛風俗議論駸駸剌方匪公之節實邦之光嗟公文孫毋寧珍藏  
方來日長必或發揚

### 廣箕子操

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  
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窮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  
聞者徒悲傷

宋季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舊知。後爲賦。吳正傳謂其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真奇作也。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四

詩四言古詩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北山之高表我東底。惟山降神。生何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夫子。令德在躬。道廣心平。不外以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旣表程朱。亦躋呂張。謂爾夫子。纘程朱緒。卿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於鄉。卽命於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玉幾導揚。燕翼是託。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資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子。爲世宗儒。來遊來歌。東觀石渠。夫子曰止。臣非索隱。士各有志。亦旣髦只。天子曰猷。咨爾夫子。汝子交修。講殿幄帷。爾優爾遊。夫子曰道。惟帝之蹈。臣何庸力。亦聿旣髦。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終棄子。廩於宮祠。寓我渠渠。夫子曰由。匪詭匪隨。匪傲匪求。云受奚爲。子子干旌。侯伯是將。鳳凰於飛。亦集爰止。北山之陽。優優夷夷。盤溪之流。可以樂飢。明明天子。肇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無怠。巖巖北山。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天子萬年。允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愆。金玉爾音。以永斯文。

華之高壽魯齋王先生七十

金華之高。其色蒼蒼。維華降神。生何及王。維王及何。文公孫子。天子是師。斯文之紀。翼翼王子。教行於東。



思樂東州舞雩之風。東人之子。其來秩秩。是追是琢。是進是服。有車班班。有來自東。子曰予髦。樂此新宮。新宮嚴嚴。佩玉翩翩。毋曰予髦。而將閉關。自古在昔。聖賢有作。七十之齡。德烈方恪。於時阿衡。一德之書。於時尚父。猶磻之居。於時宣尼。從心不踰。六籍是正。三千其徒。百里何爲。亦顯其君。武公九十。懿戒維新。屹屹王子。三壽作朋。視彼霸佐。曾是足論。巍巍王子。我人所宗。維北有斗。維岱在東。疊疊王子。毋遏來學。是潔是進。亦審亦度。毋信其言。省其退私。毋晦其明。而左右咨。明明天子。宅此四國。寤寐幽人。旌旄幣帛。北山之陽。其及王子。毋然遁思。孤我帝祉。帝心孔翼。帝民孔棘。盍濬其源。而沛其澤。穆穆王子。毋靳爾猷。以永斯文。邦家之休。吉甫作頌。其詩孔陋。相彼兕觥。以介眉壽。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爲書北山之英四字。求跋爲作詩。

北山之高。屹屹南州。北山之英。爾公爾侯。誕此鄭公。維國之器。有偉其才。有奇其氣。不屑以潔。不震以強。權不離義。鍛不柔剛。戎始歸疆。人喜公慮。謂戎未覺。永固我圉。旣藩旣宣。左秦右川。北讐方睦。西兵獨嚴。壯茲遠猷。卓茲偉志。一時之英。而不大試。高牙大纛。虎節銅符。東將寬民。乃公所餘。相維權奸。公以才忌。瀕死荒垂。非公所悸。孰是叔季。而有斯人。孰是北山。而落其英。嗟我思公。去之百歲。思莫見之。見其後裔。維公之英。育多聞孫。尙繼其志。而世其聲。亦有適莊。景爾家世。北山之英。表此大字。北山之英。鄭公之人。仰止攸同。矧其後昆。吉甫作頌。勉爾聞孫。鄭公是似。北山之英。



偉因捫蘿而上。摩娑舊題。又上重岩。石曰在焉。再上懸崖之間。忽東峯有山行者三人。遙相呼應。指示洞處。舊聞山下人言。天將雨。則是洞必先有雲氣。越危石又數重。始至巔。聞其上有古瓦。不知其初何以有此。何公謹由中峯陰崖而下。呼之久而後應。諸兄有息於山腰者。上下相望。恍如登仙。四顧浩然。若有得也。歸來因紀其事。桐陽叔子金履祥吉甫。

九月天氣清。高鷗掃虛碧。山色日嶙峋。山意亦寥閭。有來二三友。勸我振雙屐。問道始委蛇。陟巘轉深密。牽確礙微徑。藤蔓絆行色。岡阜出坡陁。重險更齒崒。絕壁詫天造。石笋疑人立。上上復扳援。巍巍亦恟慄。摩藪追舊題。捫蘿着新蹠。徇僕度崎嶇。盤薄踞危石。誰鑿丹臼深。碧瓦孰搏埴。云胡半空中。有此千載迹。中峯涵劍氣。幽洞飛靈液。霏霏人間雨。往往此中出。陰崖採芝人。東岡並遊客。虛谷遠應聲。重嶮近成隔。而我獨油然。振衣表千尺。川原一以眺。蒼莽浩無息。長風拂巾袂。太清可噓吸。乃知艱險餘。始有高明極。益知身轉高。冥然氣超逸。登天信有基。昇仙豈無術。何當躡飛煙。高舉振長翮。倒景凌三光。達觀天地窄。

遠遊篇壽立齋時立齋在廬陵

我歌遠遊篇。西望心悠然。孰能爲此遊。渺渺重山川。和鸞車班班。珩佩聲珊珊。塊視幾邱陵。帶視幾流泉。正氣凝陽剛。端操凌雲煙。猶將經天地。奚獨此江山。黃鶴以爲御。鸞鳳以爲參。雲旗何揚揚。八龍亦蜿蜿。一舉衆山小。再馳天地寬。三駕跨八極。高馳闔闔間。正陽以爲糧。六氣以爲餐。金丹毓天和。玉色頽脫顏。俯視世蚊虻。起滅壘盎邊。高超凌太初。達觀真後天。願言膏吾車。執鞭隨兩驂。

題釣臺

咸淳乙丑之春。買舟東下。過富陽之東。嚴先生之祠在焉。因書其壁曰。西望先生舊釣臺。無窮山色鎖崔嵬。閒歸故國畊春雨。遂起頽風生暮雷。萬事盡隨江水去。千年寧幾客星來。北山今有何夫子。不入經筵亦草萊。是歲之夏。復如京師。艤舟江干。祇謁祠下。登兩臺之巔。因念往來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講明嚴夫子之心事。蓋審魯齋先生嘗曰。子陵懷仁輔義之言。深得聖賢之旨。而世之知先生者。殊淺也。因系以詩曰。

誰云孟氏死。吾道久無傳。我讀子陵書。仁義獨兩言。仁爲本心德。義乃制事權。懷輔存體用。治亂生死關。乃知嚴先生。優到聖賢邊。歸來釣清江。夫豈長往人。漢道終雜霸。文叔度幾沉。何如對青山。俯仰日油然。我來一瓣香。敬爲先生拈。陟彼崔嵬岡。想此仁義心。儼若羊裘翁。縹緲暮雲深。一作如見羊裘翁。此道無古今。

龍井

嚴陵北高峯之上。臨崖有井。其實因崖下有泉。壘石而止之。竝以爲井耳。今山僧謂其開山祖師善導和尚。講經致龍。挾石爲井。蓋附會以神其法也。

高峯餘洞氣。石竇通靈液。發源已太孤。臨崖千萬尺。井甃回飛湍。修綆收澄碧。一飲清風生。膚寸寒雲出。山僧語似奇。老龍事無迹。我來翠微顛。得此寒泉食。東望子陵臺。連峯對齒棹。下有十九泉。與此相仲伯。因我招隱詩。凭高三嘆息。

詩五言律

題城南塔院

佳境城南勝。浮圖占十分。漁釣舫依竹。僧齋鉢雁行。夜牕雙港月。日曉九峯雲。不隨人世改。千古激波紋。

登嚴州北高峯用韻

雄蟠古陸東。俯視翠重重。白塔清涼界。烏龍伯仲峯。雲連天勢近。石釀井泉濃。更上最高處。扳躋意勿慵。

輓北山何子三首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得真統緒。惟下實功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昔年夫子在。已慮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幃兄並殯。丹旆弟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幽惟世變。臥病亦春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里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幽宮。

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攜手登山處。山高風露寒。共來岩壑裏。別處海雲端。意重言難足。更深語未闌。相期最高處。志見兩俱安。

詩五言絕句

苦熱和徐山甫韻

地捲槁苗盡。人居沸鼎中。何時霖雨相。夢到武丁宮。

詩七言并長短句古風

和王希夷廬觀梅

希夷西遊廬。觀梅郡圃。與山中朋友之感。如履祥者。山中之一人。讀之慨然。因次韻。

歲寒堂前。桂樹秋。秋風浩蕩。君西遊。羨君充此四方志。望廬何異登瀛洲。人生難得心相識。況君與我心相得。君心誰似惟梅花。雪霜不改馨香德。顧我思君日幾尋。歲寒又見梅花春。見梅不見故人面。空詠梅花如故人。月明千里雖同致。疇昔追隨今少異。始信燈牕朝暮同。此會人生良匪易。噫噓嘻。安得彼此長似歲寒枝。清芬處處同襟期。

唐丈命玉潤僧畫金華三洞。爲圖幃壽母。玉潤有詩。約和其韻。

金華高哉幾千丈。翠壁重巒不可上。上下飛潛靈液通。朝暮煙雲態萬狀。我聞元女蟠金鼎。至今遺粒猶可餉。又聞仙姑駕銀鹿。至今瑤田印層幃。金華本是東南奇。未數劍門天下壯。有時笙簫響青雲。猶疑幢節迎仙仗。自古長生端有術。飄飄羣仙尙無恙。祇今洞天雙龍飛。何處華表聲清曉。誰將此山眞面目。盡收奇偉歸圖幃。居然岡阜北堂前。未須屣屣勤敖放。

代張起巖祁清塘詩

清塘佳哉。上有橫霄映漢之卿雲。下有通川入海之流泉。不舍晝夜揚清清。清流迴環山奔迎。暮雨層波綠。朝暉山氣新。呼吸溪光飲山淥。人人冰玉若爲貧。我欲買山居其間。囊中不靳金滿簾。明月清風對高士。絲桐一張酒五經。俯看塵世幾蚊蚋。須臾起滅敗與成。炎涼僅昕夕。晦朔分枯榮。眼前突兀徒駭俗。死

後滅沒杳無聞。孰若此地多君子。純孝千古留風聲。天光浮動映松栢。地望流傳光邱林。大鈞播羣品。生靈本一心。何況古人杰。由來毓地靈。欲爲混沌鑿七竅。須憑天工揮五丁。窮爲樂善之君子。達爲廟社之元勳。於此地靈有愧無鄙人。敢此問諸君。

詩七言律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二首

圓容無際大無餘。萬象森然本不羶。百聖淵源端有在。六經芳潤幾曾枯。人於心上知涵處。古在書中非遠圖。會到一源惟太極。庖犧原不與今殊。陋巷深居世已疎。書齋幽雅更清癯。神徂聖伏人何在。古往今來迹易枯。太極運行常自若。羲皇向上可潛圖。渾涵妙處皆全體。大用周流自不殊。

和王妙虛道士詩

我愛高人巧卜居。林煙深處着精廬。煎茶石鼎客當酒。劇笋竹籬自荷鋤。隱几要同吾喪我。鑿池戲問子非魚。高山流水知音少。欲去頻聽輒駕車。

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功名人事巧推遷。誰信此心卽此天。三軸文章祇借徑。萬人優劣漫爭先。豈惟科目一時重。要使勳庸後世傳。此意自期尤自信。端如蘆葦有豐年。

代簡汪名卿

聞道君居向紫岩。爲渠征役未遑安。從來古語貧爲累。豈謂今時富亦難。六十里間無一字。幾多心事付三嘆。秋來好着新鞭策。要把規模遠大看。

和陳復之韻

元化機緘未易知。此心之外更關誰。題名本自非千佛。造化休言是小兒。得失天心如契鑰。古今人事等花枝。看來勳業皆吾分。何用諄諄詫一時。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圖詩二首

生平杖屨未東湖。喜自師門見畫圖。堤貫橫橋分半水。規方盈尺已全模。衣冠上蔡存遺緒。絃誦濂溪可合符。此地先生開道脉。尙遲從往我非夫。

臨海關東水滿湖。書堂會上赤城圖。地居郊左宜芹藻。天賜奎章示楷模。王謝後前傳正印。東南鄒魯定同符。誰終濺起平湖水。雨我公田幾萬夫。

景定甲子夏五三日。王希夷兄有弄璋之慶。是時希夷尙在歲寒堂。報至以歷推之。日在參。月在東井。火在天西北。魯齋先生曰。此卿相之命也。越七日。希夷煮餅歲寒。諸友與焉。桐陽金履祥吉甫爲詩以賀。

七日已叨湯餅客。幾時親賞寧馨兒。有崇佛子於今見。王氏多佳自古奇。培養慶源惟一善。流傳家學有



餘師異時才氣須名世。莫負先生卿相期。

都下會安吉姚學林作詩奉勉

客裏相逢豈偶然。羨君爽氣浩無邊。世間固是少英物。吾輩當期不負天。撐起元龍湖海氣。掩來坡老短長篇。化工不盡斯文在。莫學餘人學聖賢。

後數日姚學林用前韻言別奉和

聚散雲萍有是言。與君相遇帝城邊。共吟黃卷東風裏。相對青燈夜雨天。養此俊明真大器。發予沈痼有佳篇。贈言歸別勤渠意。別後重哦卽見賢。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誕辰。時俱在歲寒。王先生皆爲之設湯餅。寅仲欲往三衢。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爲壽。作詩以賀。

帝遣銀潢一派來。日長春老起風雷。誰知年少貴公子。儼若儒先老秀才。共作師門湯餅客。早期庭下彩衣萊。明朝又上柯山去。更問長生要術回。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誠出贊歸閩。旣囑五字。令賦詩。

操似青松潔似竇。頌言忠信匪爲歸。水分銀漢浸江浙。地擁天台控粵閩。人向少時宜娓娓。德於進處更旣旣。聊翁聞有侯鯖味。昨夜霽人已目矚。

進退格送蘇金華辭官歸來

勇學淵明賦。歸去。豈隨巧宦效脂韋。居官但飲雙溪水。問圃寧無三徑資。碧落競騰鵬鷲。與秋風獨憶鱸。鱸肥。吾皇側席思賢德。會有徵書下赤墀。

九日書懷

欲買山園種菊花。此心荏苒負年華。幾時三徑成歸計。今日重陽轉憶家。落帽已驚微雪早。登樓爲望白雲斜。詩成捲起悲秋意。天闊風高未易涯。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層樓新扁表新功。箇裏工夫自不同。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山窺南北浮嵐小。月轉西東灑氣充。更值樓前佳玉樹。君家槐蔭比車攻。立齋故相家時門前又新種槐

和徐山甫初秋韻

衆口嗷然重有秋。炎威何事爍林邱。原田處處成焦土。江水源源亦斷流。連月更無甘雨應。長空惟有火雲浮。如今幸喜金風到。會瀉銀河洗衆憂。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

時陳守罷去趙推解旆田局而雨

飢穰誰道盡由天。治國須知類小鮮。貪吏班車方立立。雷聲振鼓已闐闐。弘羊既往民無事。旱魃不來書有年。自此皇家歌樂歲。魚麗天保永無愆。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挾且暗

以矩名軒義已諧。方方尋丈自恢恢。勿侵四壁藩籬限。不費一天風日來。學者毋欺惟暗室。聖門所樂只靈臺。盍朋但讀立齋記。誰謂顏居曰陋哉。

釋弟

我生半世尚茫茫。西既隔谷東如湯。衆責今方四面至。百爲盡要一身當。仲兄摘實瓜幾少。伯氏劉葵根已傷。康叔周公本相睦。休滋俗見積參商。

棲真紀勝贈立公二首

高真棲處在山阿。古寺山靈久護呵。三洞奇峯踞龍虎。千秋喬木長藤蘿。泉流清澈天地近。石竇纒提雲氣多。一片飛來山更好。飛來端的自岷峨。上中下靈洞亦名三洞又一洞名千秋一石屏名飛來峯

閑闌秋高強入山。棲真勝地極高寒。契泉水下人間去。靈洞雲從天半看。麗澤先生留姓字。潁濱元子脫衣冠。典刑尚在山深處。爲肅心香不敢譴。殿壁上有呂成公諸老留題歲月寺側有蘇侍郎墓

壽徐山甫

三月十三日  
時在書館

三春芳意徧羣葩。今日崧高肇錫加。西館暫爲湯餅會。北堂長奉彩衣華。祇今喜有菟裘約。此去仍標桂籍花。吉甫重歌山甫誦。由來補袞是君家。

壽張蘭坡

庚寅生  
登仕郎

恭遇瑞節初臨。玉書裁度。明年解又明年省。卽躋強仕之期。千載春而千載秋。長奉慈親之壽。某外叨

未屬中切贊欣。漫課唐詩。少俸華祝。仰祗尊愛。俯賜榮存。  
綠袖斑斕上慶庭。鶯鶯燕燕競新聲。庚寅初度踰三紀。丁卯秋來快一鳴。九十春光清晝永。百千歲頌壽  
星明。願君高舉級蘭佩。自古悠長是令名。

輓王易岩

石筍孫枝萃衆芳。少推夙慧映諸郎。故家文獻典刑在。前輩風流氣脈長。誤把一編黃紙冊。未沾數寸綠  
袍香。同雲慘淡西原路。賴有遺編死不亡。

輓劉南坡。名漢英。以理考升遐。發臨感疾而歿。

憶昔端平轉化絃。公時輸委爲安邊。鼎成龍御方賓帝。弓墜烏號亦蛻仙。漫祀此情初已薄。愛君一念世  
逾堅。典刑今與丹旌去。空些哀詞咽澗泉。

輓徐君十二首

昔年滂旱苦類仍。南北郊關自越秦。東浙於時猶道殣。嚴邦此地況饑民。能回涸轍西江水。頓起翳桑寒  
谷春。神理因推居上坐。壓他持秉剖符人。乘音柄  
積善由來屬慶門。如公積善衆推尊。至於垂死片言頃。猶是關飢一念存。有子已登天子學。無人不感德  
人恩。霜風慘淡禾塘路。繼志揚名在後昆。

輓蓮塘吳儒人

北風吹恨入佳城。忍聽依依薤露吟。家世百年忠厚意。夫人一點惠慈心。橋橫蘭渚陰功遠。山遶蓮塘地脉深。記取祗今埋玉處。他時青紫映邱林。

詩七言絕句

題功夫所藏畫卷

景定辛酉暮春早雨。桐陽叔子觀於藏清無咎之西牕而敬書之。

細雨書牕展畫筒。江山杳靄幾重重。簷花飛動衣裳冷。疑在雲間第一峯。

術士求詩

自分迂疎已遁思。君言造化有他奇。吾生果賦功名會。不使勦庸愧鼎彝。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以詩贈

術士錢神鑑。欲往橫山。求予書爲介。予不敢而以詩贈之行矣。神鑑見汪君明卿、方君叔炎。皆予所兄

事者也。朱亨父、汪平仲亦予舊交。其舉予詩示之。

錢君杖履到橫山。爲我傳聲譚話間。術勸諸君應一笑。不教垂橐怨空還。

遊赤松口占

蒼虬夾岸幾重重。靈液飛流碧澗通。可是神仙易忘世。人間爭得比山中。

作深衣小傳王希夷有絕句索和韻

深衣大帶非今士。考禮談經盡古書。莫把律詩較聲病。聖賢工夫不此如。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萬頃平疇一色春。雙溪城闕北山青。登樓不爲閒瞻眺。此地前賢尙典刑。

泛免口舌

皇家科目喜宏開。輕比抽拈不擇才。多少官人無着處。不知能得幾人來。

後因侍北山先生言朝廷泛免鼓舞數州士子雲集京師發盡

物貴皇恩雖弘取人甚少醫之狙公賦等只朝四暮三贏得羣狙之喜耳先生曰羣狙又自不覺亦浪得一喜也

都下賦歸奉別天台金彥如。惠子明沈新之。馬景昭趙寅仲併呈于晦仲。時與寅仲以上諸兄初相識。諸兄又約便道至王先生歲寒堂相會也。

多士趨京我亦東。不排閭闔不南宮。此行識得天台彥。誰道歸舟載月空。客中相見別匆匆。論學無由意獨濃。賴是歲寒來有約。不妨歸去又相逢。

卽事

佳人早幸已從良。好治絲麻理素粧。休向人前售歌舞。春風寧得幾時香。

咸淳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

履祥僭躡無狀。輒以梅竹有請於先生。撰杖之餘。比於運澤。遊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之教之也。小詩二闕。敢告謁者。伏希尊管。

溽暑初蒸日正長。人間何處有清涼。先生筆下風威勁。便放寒梅次第香。

梅竹

圖書閱罷獨高齋。撰杖油然午蔭回。楮穎從容待函丈。不妨閒引此君來。

梅雨書懷併唁汪功父

兩意蕭蕭重客愁。如何五月便成秋。士無祿養農無地。早恐秋風糝黑頭。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一榻蕭然竹與蘭。

床屏所書

擁衾話別轉留難。明朝又渡湘江去。細雨斜風分外寒。

用韻贈別諸友

臨別哦詩比贈蘭。聖賢問學貴先難。歸歟休用嗟離索。來歲時時到歲寒。

王先生書院名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洞房佳氣比椒蘭。刑至功夫自古難。莫使家人誇羯末。楊花飛去北風寒。

客嚴陵贈星史

七里灘頭眼獨清。秋風許我快南溟。東京太史知誰氏。不算莊光是客星。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峯

客中連日雨和風。晴色今朝杏靄中。遙想雁行公事畢。肯來同上北高峯。

東津旅中同徐改之館清溪源招之同遊

見說春風更幽客中梅望雨悠悠願言攜手高峯去俯視蒼溟盡陸州

遊下靈洞水深叵入書二十八言

久知靈洞鎖瑰奇。水石幽深路轉崎。佳境自多平爽處。笑渠索隱厲裳衣。

上靈洞棲真寺聽琴贈立公

爲訪高人入山去。迢迢山路不知勞。此身已到山高處。更聽琴聲山更高。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攀。今始至滋懷憾。不見先生卻見山。

洞山十詠有序

金華爲東南佳山。而洞山最奇勝。清賞之士。固嘗憩椒庭。航雙龍。探冰壺。窺朝真。而此山之勝。所遺尙多也。思誠子張君。少遊金華。攬奇選勝。晚好逾極。丁丑戊寅之間。避地是山。有桃源之心焉。朝夕遊處其中。始盡其美。嘗謂洞山之勝。有十景焉。暇日邀予相與觀之。大抵金華一山。其最高處。岡巒繚繞。四高而下。下有似仰盆。故舊名金盆。金盆諸峯。平挹競爽。而直南一岫。尤爲最高。又衆岡皆土。此獨帶石。其絕頂上平。又數大石浮着其上。如自天而下也。思誠子名之曰高石岩。自高石岩而下。兩山夾澗以趨。其東支卽爲洞山。南高處朝真洞。中冰壺洞。下雙龍洞。三洞鬼奇。不在論迹。洞前椒庭。清勝之士。多謂築堤止水。卽與靈隱飛來峯冷泉亭無異。思誠子以爲信。高石岩旣爲中正之峯。則其下兩支之間澗水。當爲金華中



澗中澗發源。岩下數百丈。初始沮洳。隱見竹石間。涓涓漸成流。合諸源。泉始大。忽石岩疊。疊水中。下懸數丈。飛湍濺沫。灑灑震厲。名之曰小龍門。又下行石間。或平或瀉。約凡五節。殊可觀。名之曰五疊泉。自此澗旁無路。山路橫出。通朝真之前。自橫路中下。又得中澗之濱。石岩崎嶇。可庇十人。石際有古梅。老幹嫩條。澗水濺濺。透其旁。名之曰老梅岩。自梅岩南出。其西支橫出一峯。突臨中澗之上。山西小澗。合流其南。則此山爲中澗之中峯無疑也。故名曰中峯。思誠子將結精舍焉。而未逮也。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靳之。不以爲浼。於時不屑。冰雪孤松。端操凜凜。其於此山。表微擇勝。諸所品題。終爲山中故事。不鄙謂予。各課一絕。自維鄙拙。未必能爲此山輕重。而思誠子之命。不容辭也。勉綴左方。思誠子其幸教之。

山到金盆共遶回。勢高羣岫獨崔嵬。那堪絕頂又拳石。真似飛從天上來。

上高石岩

洞府高深對月開。長疑底裏闕龍雷。天聰不照人間世。限盡遊人自此回。

上朝真洞

澗外煙雲膚寸合。洞中冰雪百尋飛。壺中日月憑誰記。水自飛濛雲自歸。

上冰壺洞

天鏡鬼鑿匪人間。湧雪轟雷震地寒。石上雙龍蓋形似。更深須有老龍蟠。

上雙龍洞

洞泉噴薄雨鳴雷。竹石參差風繞楹。好障陂流浸山影。飛來靈隱一般清。

上椒庭

雪液飛來自石峯。金華泉壑此爲中。須知流出此山外。更會羣流共入東。

上中澗

兩厓疊疊水中分。瀑布飛流激石根。伊闕西河天一線。山間號此小龍門。

上小龍門

時行時止人高下。或見或聞雲有無。五疊何妨轉奇偉。終然萬折必東趨。  
片石崎嶇斜插澗。橫枝愁絕淨無塵。從誰石上裁冰玉。寒谷年年遞早春。  
高岩南下走羣龍。兩小源頭合一峯。問道是中人不識。先生信善擇中庸。

上五疊泉  
上老梅岩  
上中峯



#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附編卷之五

## 爲師議服

宋咸熙戊辰十二月。北山何先生卒。王魯齋謂金仁山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子其思之。仁山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冠。素冠加絰於內。而以生絹加於外。絰用細麻。帶用細苧。魯齋聽議。用元冠。端武加白巾。謂卽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及仁山往問張伯誠。乃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於俗。非北山之志也。爲吾黨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可表此。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於是魯齋約日成服。伯誠不往。魯齋曰。其恥與吾人黨乎。仁山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按二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

## 傳道白雲

金華許謙聞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先生曰。士之爲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先生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

矣。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專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上俱見縣志

仁山遺筆

仁山先生將易簣。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編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

挽金散翁

魯齋王文憲公有挽散翁詩云。灑水之西。巍然一峯。是曰道峯。翔舞而東。林巒蒼蔚。邱壑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頥頥。生有異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乃孝乃睦。乃大其識。教子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己。維己無斃。選舉法壞。取士以文。決於一夫。舟升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負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淳。我之識翁。因翁二子。典型是親。翼翼疊疊。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亦已晚矣。匍匐之義。真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千嶂轟轟。萬壑泫泫。一邱永闕。昭明上征。萬壑泫泫。千嶂轟轟。子子孫孫。載昌載毓。此見仁山之家學矣。

先師仁山先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獨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囊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詞奧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

上劉約齋書

先師仁山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於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之歉。可謂一世通儒。

又上約齋啓

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菴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跋夫子之牆。而見宗廟之美。攜手提耳。且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

輓詩二首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闕幽宮。

濂洛風雅序

唐良瑞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純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詞。不若中正之發。而放曠悲愁之態。不若平和冲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關非細故也。良瑞幼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爲奇崛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間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易之者。仁山金子吉甫翁。館我齊芳書舍。暇日相與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濂洛風雅者。開卷徐展。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而未分類例。然皆涵暢道德之中。歆動風雩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昔之所聞。因相與紬繹之。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遺也。第風雅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誠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詞歌操樂府韻語。則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整。意味悠長。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餞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觀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原者。自文公淵源錄。已難盡考。又況百五十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文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倘有所得。又當續編云。時元貞丙申四月既望。

嘗聞有道德者。歿則祭於警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於祀。豈不爲鄉邦之深恥。學校之缺典乎。校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栢。從登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遊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爲在位者所阻格。宋季。以迪功郎史館編竊召。已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就而卒。所著尙書表注。大學草句疏義。刊於婺。江東憲司刊指義於宣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注考證。傳學者文集。藏於家。先生道德無忝於前修。論注有裨於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況先生後嗣貧窶。非欲藉是。以庇身。而其見義舉揚。亦非託之以要譽。如蒙轉聞有司。祀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奉安仁山先生神主詩二首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諸君宣化文明運。百世流風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沒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杰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泝真傳自紫陽。策祕當時山海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社。學子濃熏一



瓣香。端籍廣文崇教事。相看不恨鬢毛蒼。

金文安公仁山書院記

董遵

仁山書院者。爲崇奉先儒仁山金先生而作也。先生居仁山。受學魯齋王先生。從登北山何先生之門。北山嘗親炙朱子高弟子勉齋黃先生。厥後仁山又以其學授白雲許先生。推源統緒。四賢者。實朱門世嫡。始東萊呂子。與朱子。南軒張子。友。倡明正學。允矣。東南鼎峙。蓋百五十年。一鄉五碩儒。相繼挺生。咸以斯道爲己任。世稱金華小鄒魯云。東萊在宋有麗澤書院。元有北山書院。四賢書院。我師楓山章公。與聽庵鄭公。恆慨夫蘭谿。仁山闕里也。而書院獨無。非缺典歟。於是前郡守維揚趙公。創議相基。得城中所謂天福山。卽慈明佛院廢址者。巋然高朗。可以有作。旣而郡守東山劉公至。以茲事首風化。亟是焉圖。適郡判毘陵趙公。來視縣政。經畫旣定。遂以督役委於仁山宗裔曰鏞者。間則郡丞濟南張公。時和協贊。而前令周君勳。今令錢君爛。亦與有力焉。構於己亥夏。完於戊寅春。堂肖先生神像。門揭仁山書院。煥然新廟之規。固盛舉也。今郡守關西王公。偕郡丞公。一日涖縣。瞻拜之餘。相顧喟曰。是固高山仰止之地也。鄉有楓山邇文廟鼎新。已有記矣。茲院頗末。屬諸其門人。不亦可乎。郡丞公誤及遵。爰語錢令見喻焉。遵愕然自失。晚生無知。安敢冒昧。固辭之。而郡丞公固強之。不敢已也。竊惟仁山之學。上溯朱子之傳。北山所示曰。省察克治。魯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當時議者。以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承二先生之教。而充之己者也。其示白雲旣曰。聖人之

道中而已矣。又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則其師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蓋可見矣。抑吾同志又有論云：君臣人之大倫，道之不行，聖人雖已知之，猶謂不可廢也。仁山生值天步艱難，尙欲有爲，志旣不行，宋亦不救，憤惋鬱紆，一飯不忘，睨彼仇方，乃惟夷狄春秋之義，尤慨於衷。故前編末語，良工之心，良獨苦矣。其曰予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孰其知之。孔子於夷齊箕子，皆稱曰仁。若先生其亦求仁得仁矣乎。嗚呼！後之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欲知先生心迹之微，其尙究於斯哉。書院旣成，趙公且將梓仁山文集，以傳於世，皆可書也。

### 仁山金文安公傳略

章贊

金文安公諱履祥，字吉甫，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充極於用。及壯，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師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幽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敍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先所上書咫尺。

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先生屏居金華山中。兵火稍息。則上下岩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悠然。至於接物。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先生傾貲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矣。文定文憲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係於倫常也。先生嘗謂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祕丞劉恕爲外記。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爲詞。乃以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係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晚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如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一卷。論孟集注考證十七卷。尙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先生見王文憲。首問爲學之方。王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文定公。何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截斷爲人。又曰。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議者以爲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

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聘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據發其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晚歲築居仁山之下。學者不敢字之。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先生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章贊曰。先生幼而敏慧。授之書。卽能記誦。比成童。補弟子員。屢試前列。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棄舉子業。師事魯齋王公而受學焉。旋又因魯齋而登北山何公之門。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旣密。造詣益精。蓋何王學本於勉齋黃幹。而得朱子之嫡派。其授受淵源。粹然一出於正。素抱經世大志。凡星緯方輿禮樂刑政田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而推極於用。嘗以布衣遊公卿間。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聽。及國勢阽危。始思其言而莫救。徒令人扼腕而長太息也。至當胡元御宇之初。詔使侍御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生正年當服政。倘出而以遺逸應世。則展生平之夙負。豈不可與許魯齋吳草廬同類而共稱之也。乃先生窮居獨善。而冥鴻高飛。卽甲子紀年一事觀之。而其敦行明誼之大節。何減於桐江之風維漢鼎。栗里之靖節晉室也哉。至其晚年。卜築仁山之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諭風指。皆可誦法。所著通鑑前編。元世本道憲司命。葵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若大學疏義。中庸標注。論孟考證。我成祖皆載入大全。固已萬世不磨矣。而又何俟後學之贅言也哉。

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徐 袍

葵之學蓋始自五先生云。成公世學以關洛爲宗。而文定親炙勉齋。得考亭之奧。授之文憲。仁山先生並

師二氏而充括衍釋以開白雲之傳一時里閭學士彬彬向風葵以此稱小鄒魯云然余嘗聞之儒者之學所以昭揭人文蹈修聖軌而匡世風也元之變極矣爲宋臣子宜其憤然傷之而當時章縫之士非惟莫之傷也乃俛焉臣之不顧可謂儒者之道如此乎先生宋之遺民也自德祐之難遂高舉不屈而前編之敍亂稿之題箕操之廣泫然有餘悲焉斯其心可與汨汨汶汶者道哉顧其名猶以著述顯而敦行明誼之節猶若有未白者余是以譜而表之俾世之學儒學者監焉

宋徵士仁山金先生言行錄序

徐袍

余每觀宋元間事未嘗不愴惻流涕也至讀宋遺民錄則又慨然慕者久之曰嗟乎宋何烈士之多也或曰宋養士厚士故報之然則忠義之道顧發之自上耶抑養不養報不報在其位者急而下則緩耶般之末焚炙剝剔之刑加諸有位其亡也義人頑民死且不悔彼豈有所感而報耶夫君臣之誼根諸天經具人形者同有焉君子明理養氣斥絕世紛盡其心以自終焉而已顧視養而上下其報乎我仁山先生金子於宋氏爲遺民命粟不相及而憚縻於邑抱一以終此所謂求仁得仁報不以養者哉先生在宋嘗以史職召不用殞於元故傳在元史後人遂因以爲元人鄉祠木主書皆從元余爲諸生時質於余師章素庵同請於學易其主題之做朱子靖節書例稱徵士冠以宋蓋從先生志云抑先生平生以道學顯故不仕改世一節世多忽之然後所謂忠義非道邪其所著述立於世久是以不敍敍其軼事

昨至都下。本欲請教。書中恐往來不便。非敢取疎君子之門也。幸惟亮察。吾鄉文獻荒落。賴在先生扶持。嘗抄得仁山文集一冊。實出吳禮部家藏。後生又拾遺得若干篇。又得仁山行狀挽章等篇。附錄於後。粗已成編。潘南山孔修。嘗作序矣。乞先生重加較正。并求後序。亦表章之盛事也。惟高明圖之。

仁山先生文集序

徐用檢

昔朱元晦先生始謁李愿中先生。語之曰。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於何處騰空理會得。一箇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體認。朱先生唯焉。憬然悔悟。遂去分殊上尋理之一。由斯而觀。理曷以一。分曷以殊耶。愚生也。晚幼侍仲父仲章先生。則每聞仲父稱述先生賢。間窺仲父所編先生年譜。中載先生語許益之高。第明理一分殊之旨。而喫緊以分殊。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愚竊記憶之。比年十五。而仲父逝矣。惶惶慙慙。四顧寡儔。既弱冠。而闖然以庭闈之誨習。隨厭末俗。而嚮方焉。遊泮。忝仕。或進或退。四十餘年間。雖甚慚魯鈍。而未敢廢學也。然而竊自聖經得之。記之言曰。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源委也。此之謂務本。夫天一生水。汨而爲原泉。盈而爲科。涯而爲川。放而爲四海。何莫非水也。然而原泉可盡水之量乎。匪原泉則無水。匪四海則靡盡水之量。虞廷精一執中。而親睦風動。協和萬邦。此君子之所前觀也。孔聖之門。難爲言矣。非難爲言也。難於體與用之協一也。是不得已而然也。孔而後爲孟之世。卽入羣緒。怪迂不經。或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之境。而不由君臣父子綱常大道之施。比考佛倪兩漢。而佛濫觴於晉梁。噫。敝也久矣。唐之韓愈。隋之王通。亦猶燭火之光也。不有宋之周子。二程。張。朱子。曷續如綫之緒乎。

仁山先生蓋得之何子恭王會之二先生之傳。而爲朱學之嫡派也。今讀先生靜佳樓之詩曰。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此雖一斑。而儼思寂然。感而通天下之故。千溪萬派。一敬流行。無所往而不逢其源。蓋於李朱二先生之授受。不爽衡度也。故平居儼然終日。出處分義。各當其殊。及徵之經世大略。間於天象地形。兵刑禮樂。靡不研究。奇策不用。歸隱華山。甲子紀年。署前聘士。年譜序云。先生敦行明誼。不徒以著述顯。近是也。迨其著述。散佚已多。則以嫡嗣無存之故。而所藏有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亂稿。噫。稿皆出自正傳吳子家。而道卿董子。增入多篇。彙以成集者。愚亦錄而珍藏之。茲歸自留都。適裔孫文學金應麟。祠生金有爲輩。復持是集。以索愚序。愚惟先生之文。析微徹義。自成一家言。律詩取意而不泥律。古風意宣而語勁。純如也。其間復見天心之篤。次農之說。廣箕之操。過釣臺之題。歌古魏晉之章。辟之鴻隼。乏采。而羽翰戾天。夫言者心之聲。古今人莫之能違也。而先生所注精表春秋之志者。則在通鑑前編一書。釋其義不謬於聖人。而尤折衷於詩書執禮之訓。不遺於舊史諸子之旁求。乃其自序則云。王仲淹續經有作。聞變而泫然出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之治。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所爲志也。夫世之學稔有乖於分殊者矣。傳朱者其究支離影響。競注釋之長。而昧於協一。挽朱者矯往過直。而卒之炫奇獵禪。蕩佚天命。人心之正。而莫之底止。然則先生之學。徵之文。備悉其行事之實。使其得孔聖爲之依歸。則豈惟度越諸賢。將謂之曰曾孟之具體而微可也。

我蘭溪在宋實多先哲。若范相國文肅公鐘、范賢良先生凌羣、奉祀困應開州鏞，皆有著述。發明聖經，遵崇心學。至仁山先生金文安公履祥，得金華北山何文定公基、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栢之傳，造詣益深。著述最富，又得白雲先生許文懿公謙傳其學。故當時號吾婺爲小鄒魯。以有東萊呂成公祖謙倡導於前，諸先生承繼於後，可謂盛矣。仁山先生之著述，具在國朝大全者，固萬世而不可泯。至其遺文故稿，片言隻字，流落鄉邦者，迄今二百餘年，猶有存者，豈非以吾道命脉，人皆知所愛護，人心天理，人皆知所珍重，故能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也。與先生之學淵源所自，雖有得於何王二先生，然其造詣之精深，見識之超卓，亦未必無出於師傳之外者。其見道，其析理，於程朱之學，殆未可以輕議之也。吾友董道卿得先生遺文二冊，上虞潘孔修旣爲之序，又自溧陽寄予留都，復囑爲之跋，品捧誦再四，欽仰文辭高古，議論正大，無非寓道之言。及讀柳太常之行狀，又知先生祠於學宮，雖當時公議之不容廢，亦禮部吳先生正傳，與有崇重之力焉。道卿表彰先生遺文之心，與吳禮部之心，蓋異世而同符者。嗚呼！人亡而其言不亡，世遠而舊學猶在，斯文一脈之親，其可誣哉。

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董道

右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五卷，實遵所編校者。嘗考柳文肅公狀，先生所著雜詩文若干卷，藏於家。有曰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亂稿、仁山噫稿，皆先生自題。及考禮部吳公題先生手筆冊，謂其子孫不能有此冊，乃鄉人何謹仁所藏。噫！先生文字散落久矣，無聞乃者，遵於禮部裔孫家，借觀遺書，偶見



所謂先生手筆冊者一編。亟求錄之。亦非前稿全書也。又嘗閱鄉賢諸集。間載先生之詩之文。得若干首。并有及於先生者。若狀。若挽。若序。若書。若詩。若干首。總曰仁山文集。上虞潘孔修。既爲之序。香溪章廷式。復爲跋之。遵恆欲詮次以傳學者。乃未及也。今調官海外。間取而校之。第爲五卷。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皆先生所自作。其五。則附錄諸公爲先生而作者。書成。識此於集後。見是集之顛末云爾。若夫先生道學師友之淵源。則固有前輩成語在。覽者詳之。

仁山先生故宅

在純孝鄉十四都桐山。按公產於上金。距祖族桐山二里許。後講學於仁山之下。因稱仁山先生。

仁山先生祠

縣西天福山。卽書院。

仁山先生墓

純孝鄉仁山後壠。羅後山之下。兩峯對立。中有圓墩。地名小釣。

仁山書堂

與道峯山相對。先生中年所築。北山何文定公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往往受業於是。先生晚年癡疾。白雲許先生。自金華草屨徒行冒雪。來此問學。今堂廢壞。人猶稱其地曰學堂云。

講道齋芳

齊芳書院在柱竿山之陽。金仁山先生常講道於此。爲唐良驥德之。建以延先生者。其弟良知、良史、良瑞皆學於是。而良瑞號石泉。尤知名。嘗取仁山所編濂洛風雅分類例板行於世。良瑞爲序其首。

### 書綵衣堂

柱竿山之陽。鄉人范寵所作。以悅親者。仁山爲書其扁。今四百餘年矣。堂廢扁存。

### 重樂精舍

縣西北四十里。葉克成居士築室。以延仁山先生。而白雲許先生來就焉。仁山親爲扁其室曰重樂精舍。道傳柳先生過訪詩云。山高殘雪凍雲根。笋轎啞啞村復村。莫道山中無樂事。梅花澗水日黃昏。其詩書於五星廟壁。字如碗大。筆法遒勁。四百餘年。今猶在。廟前壁不壞。似有神靈護之者。

### 行狀

### 門人柳貫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爲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初由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谿。三峯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亢。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善行賜爵。又徙蘭谿桐山山下。而其羣從子姓。有曰九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於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於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

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係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二府君端澄，生三子，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爲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臣於先生爲祖，蚤孤而能宅心經術，出遊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向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累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充茂，翁嘗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產，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爲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闔，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尙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卽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爲童子科，學問詞章，望於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年二十三，迺卽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文公秘，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卽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谿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請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栢，而受其業焉。初見，譚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於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敘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併以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間已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旣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爲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以正，何爲不安。其議遂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卽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於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阽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宇棟雖具，絃誦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尙知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負土習於此，果能專一其志。

向禱以讀書修業爲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尙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爲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據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眞足以動夫人也。於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震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岸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糧景附。躡屣雲從。戶屢常滿。而以禮爲羅。關塾延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爲人。卽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文公之於論孟。製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考證。乃若大學。文公旣爲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尙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支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圍之外。曰尙書表注。而自序其述作之意。又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記其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則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

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議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祕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係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旣以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純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注以服襲儒先識見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

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機。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浚恆之求。深鈎其玄。探其贖。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盎。所趨皆寬平。於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己。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正。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胸膠鞢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困吝消亡。隱隱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脈製劑。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燻補瀉之宜。動悟字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礪。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之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則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遠。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於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過是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

嘗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禮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講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之義。係於倫常。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穎。次頡。頡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室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存肥磽。力有強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卽葬仁山後壠。所注書。有尙書表注。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注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於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稿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傅。參訂訓義。於易大全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注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敘而類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注書。僅僅脫稿。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



能遵稟遺志。益加警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輝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鵂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蠱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閤闕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啓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旣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會。而傳注訓釋之混。於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功。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鑑潛思。終於真積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卽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卽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爲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己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定所居。歲寒文憲堂名。立志持志之訓。嚙臍道腴。而涵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

猶得陳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尙歟。然而不誣也。筆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係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也。方何王二氏之鳴道於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長於先生。而文憲王先生。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邃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爲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子弟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遺趨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爲己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蹶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卽其家。求其文。關乎出處之大要者。而敘次之。併繫昔所逮聞。爲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貞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歿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